

死
蛆
黨

中華書局印行



死蝨黨

第一章

剝啄聲起。司忒蘭場倫敦銀行支部之司閤人梯姆卡雷。方蜷臥於屋之最下一層。乃自睡夢中驚醒。揉其朦朧之眼。作嬾聲曰。夜已過午。孰來叩閤。時鐘且報兩下。料非潞衣之人。因側耳聽之。聲亦遂寂。久待亦不復叩。遂契然置之。仍自續其好夢。梯姆卡雷者。赳赳武人也。嘗充愛爾蘭來福鎗隊隊長。退伍之後。遂任斯職。故當夜寐時。猶復夢爲荷鎗實彈。殺敵制勝之事。特已醒。夢乃卒。不得續。轉輾反側。而門外又起歎息之聲。卡雷惱曰。是必游手。故作其惡劇。擾人清夢。必使乃公啓關面斥。寧非自取辱哉。言時語聲。

故高而門外。剝啄之聲。又起。乃不能耐。卽起。蹣跚出室。拾級而登。將抵門次。則聞門上忽作巨聲。似爲重物所撞。而同時並有異聲。似一沈重之匣投入於信箱中者。繼聞足音雜沓。似有兩人追逐而去。卡雷乃大疑。亟拔其門啓戶覘之。則已杳無人影。街頭之燈。都已熄滅。惟天末已泛曙光。隱約猶可辨物。察視信箱。則猶封鎖如故。惟石階及朱漆門上。乃血污狼籍。則大驚曰。噫。此血也。何自來者。言次。立俚其身。目灼灼以視地上之血。則大悟曰。適間叩門。實非游手戲弄。必有人毆鬪於此。觸及吾門。吾誤以爲叩閤耳。然崗警何竟充耳不聞。因出警笛鳴之。顧無應者。則愕眙曰。噫。警察安在。何久不至於時。相距數百碼外之河干警察。已聞笛聲。則亦吹笛應之。以召其徒。頃之一少年警察。果自街頭橐橐至。旣抵銀

行門次。見卡雷曰何事。卡雷厲聲曰。小子聽之。汝曹警察所司何事。汝亦知此間出有兇案乎。言次指階上血曰。是必有人毆斃於此。汝何充耳不聞。警察曰。適才有人過此。云往勃蘭福。不知途徑。求予指示。予乃導之路口。指以途徑。故此間事。予未及見。卡雷曰。休矣。此人必兇徒同黨。假問途徑。調汝離此。汝乃漫不經心。遂入其轂。吾嘗謂若輩警察。大率全無心肝。今視汝直類行尸走肉耳。斯時一警察亦聞警而至。冠平頂之冠。冠簷覆其額際。卡雷略訴前事。警察遂命警察站守。卡雷則自往取水。擬即糞除。警察乃沿血跡而行。下階數武。又見凝血一團。殷然如塗漆。更前則於街心見有油漬。察爲車軸上用者而沙石路間。且有車輪碾傷之痕。因自忖曰。頃者予實在此。左近相去僅一街耳。何乃未聞轆轤之聲。

復嗅。以鼻亦無汽油之氣。因曰：是殆電車也。故無聲息。語次復躑躅前進。遂抵河干。與一崗警相值。因詢之曰：汝亦見有汽車或電車過此歟。警察曰：有之。去今未久。曾有電車一輛停於菲而司街口。後有一人入車。遂向西明司德馳去。警察曰：司機者何如。人曰：衣藍色之衣。黃銅之紐。蓋普通車夫也。警察曰：坐其中者何如。人曰：汝能告予以詳乎。曰：其人身頗而瘦。御雨衣灰色之便帽。直掩其目。上齟似有微髭。或竟無之。亦未可知。蓋距予足有二百碼之遙。視乃不晰。警察惓然曰：汝之職務在在需目。而眸子短視。乃爾奈何。今趣以汝所見者錄之。冊上或尙需汝爲見證也。言次卽自折入菲而司街。復自狹巷繞回銀行門次。見警察兀立。而司閤人方以水帚去石級及門上之血污。警察曰：吾未命汝爲此。汝何擅自。

去之。設有足跡。手印。吾人可以爲佐證者。汝乃一洗而去。卡雷曰。予與警察已細察一過。除血污外。實無他兆。吾乃拭而去之。蓋此血污。設爲人見。不將詫爲異事。相率來觀。招人物議耶。矧報界中人。消息靈通。萬一載入報章。是於吾行名譽。實多關礙。警察迴首向少年警察曰。頃者問路之人。汝試言其狀貌。少年曰。是人身長而瘦。外罩雨衣。冠便帽。警察曰。其面貌亦能辨否。曰。憶之。膚作櫻色。上顰留有短髭。予視其人。似爲外邦產。雖操英語。而音吐生硬。警察曰。設汝重遇其人。亦能識之乎。曰。識之。但予思是人要無關涉。警察不待其辭畢。嗤然曰。是人於此案。實至有關。蓋予驗得血跡自此直達菲而司街。以予所見彼受傷之人。必自此間載入電車。馳去而據河干。警察言之。則適才之人。實有電車遲於河濱。

事後遂一躍登車而去。卡雷乃羈言曰：予固知是人實爲兇徒同黨。故令汝離去。崗位不然。其人安有下手行兇之時。機警吏曰：其人必欲在此銀行門首行兇。是又曷故。卡雷曰：是予安能知者。或者其人酗酒適於吾行門前。滋事亦未可知。警察曰：酗酒滋事要不致於流血。此事終當報告警廳乃安。卡雷曰：酒徒酗酒以致跌撞流血。亦恆事耳。君能置而不問。則密斯特勃列基感君深矣。勃列基者。卽倫敦銀行支部之經理人也。警吏聞語。乃曰：然則少選。予當重蒞此間。面密斯特勃列基之後。再取進止。卡雷曰：此着佳也。警吏遂揮警察復其崗位。已亦揚長而去。卡雷仍闔其戶。若無事然。蓋距銀行開門時尙早。故仍自歸屋底。方欲續其好夢。忽憶適才信箱內投物之聲。幸未告之警吏。否則必且絮絮追詰。令人

不耐然投入其中者果何物耶念至此重出其室拾級登堂出鑰以啓信箱讀者當知卡雷之職務每晨必啓箱一次取其函札置經理人之案頭今固不妨提前行之也箱啓其中除函札數件外有一小匣厚不半寸匣外用白帶纏紮不黏郵票顯爲適才投入者及視匣面之字不禁大詫蓋上書倫敦銀行轉交大偵探瑟斯頓白雷格收並有遞字樣卡雷知此匣中必貯秘密因卽奔入經理人私室翻閱電話號冊覓得培克街大偵探白雷格電話號碼之後卽於柚木桌上掣其電話之鈴因念時甫黎明白雷格當未起床久之果無回音復掣鈴向接綫人曰吾事至要趣再接之無何鈴聲果振聽之有聲曰哈羅卽曰君爲密斯特白雷格乎予名梯姆卡雷司忒蘭場倫敦銀行支部之司閽人也則聞回語曰

然。予爲白雷格。汝有何事見告。卡雷曰。予適接得密匣一件。囑爲轉交於君。君當火速來取。蓋投此匣者。已被人傷害矣。曰被害耶。曰容或如此。唯其詳情。電話中不便細述。盼君速駕。幸毋濡滯。白雷格曰諾。予當於廿分鐘內至矣。言次。鈴聲再振。電話遂斷。卡雷遂舉其匣。對之癡視。曰。朋友。廿分鐘間。彼大偵探當蒞此。其人之腦。大於常人十倍。汝事不患不能水落石出也。

第二章

白雷格與其徒丁克。時方據案早餐。丁克曰。先生適何往。何其早也。白雷格徐徐曰。黎明之時。予接得電話。趣予往司忒蘭場倫敦銀行支部。接收一信。予遂披衣而往。丁克曰。事涉重要乎。曰然。曰爲兇案乎。白雷格曰。容或然也。一至下禮拜。吾人或有一番忙碌。

丁克曰。然則吾人不患寂寞矣。吾甚樂之。餐既。白雷格遂入事務室。丁克追隨其後。瞥見寫字桌上。收拾一空。上置燐寸匣一。硬紙片一。紙上綴一昆蟲。用小針刺其上。金質嵌寶指環一。因詫曰。此物何自來者。白雷格指一椅曰。居。吾語汝。遂舉司閤人所述者告之。復曰。此匣卽爲倫敦銀行支部轉交予者。其中貯此數物。且附一單。汝盍視之。言次。卽出一紙授丁克。丁克取而讀曰。勞林勳爵。栢星敦貴爵。密斯特羅伯亨利。梵貢納貴爵。凡分四行而書。首三人名下。劃以紅墨水綫。綫端繪有一蟲。蟲作圓形。兩足橫出。丁克讀既。詫聲曰。栢星敦貴爵耶。予似嘗聞其名。惟予一時不能記憶。白雷格曰。貴爵卽於一月之前倒斃於路上者。其地則在埃及俱樂部之門前也。丁克復視名單曰。密斯特羅伯亨利。以及勞林勳。

爵亦非於半年前俱已死亡乎此單不啻鬼錄予實莫明其故白雷格曰是頗易解投此之人實欲假手於予破除社會上之秘密機關保全一人之生命然投此者實冒危險此時或已被害亦未可知梵貢納貴爵名下未劃紅綫殆卽表示其將爲前三人之續也下克汝亦知貴爵爲何如人曰知之貴爵爲吾英國著名之軍人今茲已奉使命任爲駐紮埃及之將軍將於下月啟節矣白雷格頷首曰栢星敦貴爵亦爲遣往埃及之軍官勞林勳爵則爲埃及政府中人員而密斯特羅伯亨利亦爲埃及國王部下之人要之此三人者俱與埃及有關先後死亡實足耐人尋味言次舉指環細視環上寶石琢爲蟲形乃顧丁克曰汝視之環上寶石與紙土之蟲形狀非相類歟丁克取硬紙視之曰是一蟲耳以狀度之

殆爲牛馬之蟲。白雷格曰：凡蟲不論動植物上均有。予當細加研察。此蟲究歸何類。丁克曰：吾意此蟲能噬人也。白雷格曰：此固當然者。唯予當攜往開星敦之博物院中。請勞蘭博士爲予詳解。言次。卽以紙片置入燐寸匣內。納於衣袋之中。復取指環以及名單。肩之鐵箱。整衣欲行。丁克曰：先生亦有用予之處乎。白雷格曰：有之。汝可往面達萊警吏。汝毋與之多談。但謂予受司忒蘭場倫敦銀行之委托。已在着手偵查可矣。丁克欣然曰：須往蘇格蘭場乎。然則吾其行矣。既見警吏。具述來意。警吏殊漠然無動。丁克掉其伶利之舌。警吏始曰：此事雖已報告廳長。然予尙守秘密。果此消息爲報界中人聞知。吾恐好奇之人。嚮集銀行門首。將累日不散。是與銀行營業實多妨害。言次復略述電車之行踪。謂有多人見。

此電車。嘗過大理石門。向水龍街而馳。後卽杳不知其所之。又曰。此事設無長官命令。吾亦將置之不問。丁克遂握警吏手曰。蒙君見告。吾師實感盛意。設有所得。再當奉告。言次。卽興辭而出。丁克出時。知白雷格不至午餐之時。決不回其寓所。則躑躅街頭。以消閒暑。歸抵培克街。已下午一時矣。此時寓主密昔司栢特爾適往外邦游歷。而司闖人惠爾森亦假出。故一切洒掃之役。悉由丁克代之。寓中除白雷格師徒外。無他人也。旣抵門次。卽出鑰啓戶。入方回手以闔其戶。斗聞事務室中似有鐵器相觸之聲。側耳聽之。識爲開啟鐵箱。丁克自思。吾師豈已先歸耶。乃推門而入。第見紙張歷亂。堆寫字桌上。而桌側之鐵箱。果已洞啓。遂曰。先生歸何早也。詎言甫出。陡覺有人自後探手扼其咽喉。且以足踢其背。丁克

遂仰面而倒。目覩其人。身長而削。面色如櫻。微有髭髯。衣黑色之衣。科頭不冠。斗憶警吏所言之人。卽是人也。則力與格鬪。其人遂跨丁克。身上仍力扼其喉。掙扎久之。一椅掀倒。砰然有聲。一鐵尺遂墮於地。其人伸手取之。擊丁克之肩。丁克痛極。遂無力與之抵抗。其人復猛擊丁克之顙。曰。咄咄蠢奴。汝爲白雷格之爪牙。竟敢干預乃公事耶。卽白雷格來。予言未畢。陡聞外間有啓門之聲。其人遂奪門而出。甫及甬道門已呀然而闢。其人乃匿身門後。白雷格方自外入。眼簾爲陽光所激。自明入暗。乃不辨門後有人。幽伏。逕自甬道入室。於斯之際。其人已雀躍而前。捱身出矣。出時一任其門虛掩。故無聲息。白雷格乃未覺察。其人出後。卽向奧斯福街揚長而行。若無事者。時天氣漸暖。警士見其科頭。亦漫不注意。

頃之。其人雇一街車。逕赴披開的萊地底鐵道車站。且出。俟寶指環。自語曰。嗟乎。此環實爲要證。今幸原璧歸趙。可保無虞矣。抵站之後。卽購里區蒙得車票。登車而去。下車後。卽有電車一輛。遲於站左。司機人駭然曰。汝來何晏。豈債事乎。其人笑曰。否。事已萬安。保無後患。言次。遂一躍登車。疾馳而去。

第三章

白雷格曰。丁克設汝重面其人。汝能識之乎。丁克頷首。似曰。識之。蓋丁克此時。頭顱已受重創。劇痛至不能聲。綳帶繞之。爲狀。乃類印度之鬼。旣而始呻吟曰。此事實予自取之咎。吾蓋以爲吾師歸也。予實疎忽已甚。白雷格亦自訟曰。卽予亦不無疎忽。致被掩入無人之室。當知印環實爲此案要證。今被盜去。奈何。此時桌上紙。

張尙未移動。白雷格細視之曰。彼入此間爲時必久。或者竟伏門外俟吾二人出後。彼卽搖門而入。視彼行動。實爲太奸巨憨。慣爲犯罪之人。丁克曰。先生。勞蘭博士謂蟲如何。白雷格曰。博士見此。竟致驚駭失措。渠言是類之蟲。據考古家之記述。謂絕種已數百年。於茲薑毒無倫。凡人經其嚙者。半小時內必致斃命。蓋埃及人用以殺仇敵者。今存博士處。約於數日之內。當有詳細說明。報告吾人。丁克曰。吾觀此蟲。卽疑其非凡種。今聞博士之言。則此蟲實爲殺人之利器矣。白雷格曰。彼埃及本爲蠻邦。國中狂人。恆以殺其仇敵爲快事。名單上所列之三人。均與埃及政府有關。是以仇視之也。吾人當警告梵貢納貴爵。使知所慎。或者彼惡黨見事機已敗。不敢下手。亦未可知。丁克曰。此殊未必。彼惡黨不爲則已。既

存此心。必達其目的。始已。故警告一事。亦殊無益。又曰。吾視盜環之人。面貌兇殘。目灼灼似有火光迸出。意必爲其黨魁無疑。白雷格曰。否。果爲黨魁。決不敢輕冒此險。縱使其人有膽。其黨中人。亦決不任其輕出。是人或爲副魁耳。丁克曰。先生。予願以一先令爲博。重遇是人。予必禽之。以詰其究竟。白雷格曰。願汝得有機緣。重遇其人。庶於吾事有裨。言次。視其鐵箱曰。是人殊狡猾。啓箱之時。實加手套。致無從辨其指印。丁克曰。此鐵箱實至堅固。非有鑰者。如何能啟。白雷格曰。俟之。會當至。售此保險箱之行中。加以詰責。今吾未暇及此。須先往訪梵貢納貴爵矣。言次。卽起身翻檢電話冊子。顧無梵貢納貴爵氏名。則曰。其家乃無電話。吾當往陸軍部訪之。